

398



1712.35  
A3891  
2

·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

主编 / 刘硕良

# 天 边 外

(193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美国] 尤金·奥尼尔 / 著

荒芜 汪义群 / 等译



A1002560

下

Classical Works Of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漓江出版社

# 目 录

## 下 册

- 啊,荒野! ..... 沈培钊译(273)  
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 汪义群译(415)

### ·附 录·

- 授奖词 ..... 佩尔·哈尔斯特龙(565)  
受奖演说 ..... 小詹姆斯·E. 布朗(572)  
自 传 ..... 尤金·奥尼尔(575)  
奥尼尔创作与生平年表..... 汪义群辑(578)  
奥尼尔剧作首演系年..... 汪义群辑(583)

# 啊，荒野！

沈培辑 译

## 人 物

纳特·密勒 《环球晚报》的业主

埃西 纳特的妻子

阿瑟

理查德

米尔德丽德

汤米

锡德·戴维斯 埃西的弟弟

莉莉·密勒 纳特的妹妹

戴维·麦科姆伯

穆丽尔·麦科姆伯 戴维的女儿

温特·塞尔比 阿瑟在耶鲁大学的同班同学

贝尔

诺拉

酒吧间侍者

推销员

## 场 景

### 第一幕

康涅狄格州一个较大的小城，密勒家的起居室——  
一九〇六年七月四日清晨。

### 第二幕

密勒家的餐室。当天傍晚。

### 第三幕

**第一场** 一个小旅馆的酒吧间的后间。当天晚上十点。

**第二场** 同第一幕。密勒家的起居室。当天晚上十一点过后。

### 第四幕

**第一场** 依然是密勒家的起居室。第二天下午一点左右。

**第二场** 沿港湾的一片海滩。那天晚上九点左右。

**第三场** 同第一场。起居室。当晚十点左右。

## 第 一 幕

### 景

康涅狄格州一个较大的小城里，密勒家的起居室——一九〇六年七月四日，早晨七点半左右。

房间很大，在清晨的阳光下给人一种愉快的感觉；室内陈设简陋，大都是一些不太值钱但较为实用的家具。左边两扇窗下靠墙处有一只沙发，沙发上有丝织缎制成的坐垫和靠垫。沙发后空余的墙前有一只玻璃门书橱，橱里放满了一套套廉价书。在后墙的左面，有一个既有拉门又装门帘的双重出入口。出入口的右面还有一只书橱，但这只橱较小，也没有门，橱里塞满了孩子们的书和过去那些年里的畅销小说——这些书是这个家庭里的人确实读过的。这只书橱的右面是另一个既有拉门又装门帘的出入口，它和左面那个出入口相对称，通往一间光线充足的前客厅。右边墙的后部是一个通往走廊的纱门，前部是两扇窗，窗户之间有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起居室正中是一张大圆桌，桌上

有一盏绿罩子的台灯,台灯电线通到上面一个枝形吊灯的五个插座中的一个上。桌子旁边有五把椅子——左面、右面和右后面是三把摇椅,后面和左后面是两把扶手椅。一条价钱不贵、也并不使人讨厌的地毯铺满了地板的大部分。墙上糊着白纸,纸上是一些使人兴奋但并不好看的蓝色图案。

从后间外面的餐室里传来一阵谈话声——这个家庭刚刚用完早餐。接着,密勒太太严厉的声音传了出来:“汤米!回来把你的牛奶喝完!”与此同时,汤米从后间跑到了出入口——一个圆脸蛋、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十一岁的男孩,他的眼睛乌黑,金黄色的头发湿漉漉的,一部分黏结在一起,垂在额前;他有一张容光焕发的、和气的脸,唇边还留有一圈牛奶印子。他那受压抑的活力迸发出来,渴望着七月四日<sup>①</sup>这一天开始,所以他并不听从他母亲的叫唤。

**汤米** (恳求似地)啊,我吃饱了,妈。刚才我说我要走了,你说好的。(可以听见他的父亲在和他的母亲说话,然后她高声说:“好吧,汤米。”汤米急切地)现在我能出去吗?

**母亲的声音** (纠正他)应该问“我可以吗”!

**汤米** (烦躁不安,但服从地)我可以吗,妈?

**母亲的声音** 可以。

[汤米像一个听到发令枪声的短跑运动员那样朝通向后面走廊的那扇纱门蹦过去。]

**父亲的声音** (在他身后喊道)但你一定得离开这幢房子才能放

<sup>①</sup> 美国独立纪念日。

·啊，荒野！·

爆竹，记住！

〔但汤米已经穿过那扇纱门，甚至没有顾得上把门再关上。

〔过了一会儿，这一家人出现在后间门口，他们刚从餐室过来。走在前面的是米尔德丽德和阿瑟。米尔德丽德十五岁，身材瘦长，脸形大而不端正，像她父亲那样，漂亮是一点儿也谈不上。可是她那对灰色的大眼睛却很美；她性格活泼，笑起来十分迷人，大家都认为她是个有吸引力的姑娘。她穿着当时流行的那种衬衫和裙子。

〔阿瑟是密勒那些尚未独立生活的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已有十九岁了。他长得高大魁伟，胸部厚实，肌肉发达，很有些当时那些足球巡边员的架势。他有一张呆板的方脸庞，一对小小的蓝眼睛，一头黄里带红的浓发。他的举止像一个一本正经的大学生，身上穿着当时最新型的大学生服。这种服装已不像前几年那样风行一时，但垫肩和半陀螺形的裤子依然时兴。这种裤子带宽翻边的裤脚板小，如果穿着鞋，裤子根本就无法脱下来。

**米尔德丽德**（当他们出场时——有点好奇地）今天你上哪儿，阿瑟？

**阿瑟**（神气活现地）那是我自己的事。（他卖弄地从袋里掏出一只上面印有一个大Y字和班级号码的烟袋，以及一个上面刻有银Y字和号码的笨重的方柄烟斗，开始装烟。）

**米尔德丽德**（取笑地）我敢断定我照样知道这件事！要我说出她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吗？E.R.！（她笑了起来。阿瑟为他引动女子的巧妙手法而得意，但觉得不值得加以回答。他走到桌边，点燃烟斗，拿起当地的晨报，懒洋洋地倒在桌子



左后面的扶手椅上。他浏览着报上的大字标题，用口哨吹起了《啊，再陪我跳一圈华尔兹舞吧，威利》的曲子。米尔德里德坐在左前面的沙发上。）

〔这时，他们的母亲和他们的姑妈莉莉——他们的父亲的妹妹，跟在他们后面出现在后间门口。密勒太太的年龄在五十岁上下，她是一个矮小而壮实的妇人，她那夹杂着灰色的淡棕色头发已经有点退色。当她还是个姑娘时，这种颜色的头发配上她那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和娇小伶俐的模样，一定是相当漂亮的。她有一对棕色的大眼睛，一副柔和的、母性的容貌——还有家庭主妇那种忙忙碌碌的样子。她穿着衬衫和裙子。〕

〔莉莉·密勒，她的小姑，四十二岁，高高的个儿，又瘦又黑。从外表看，她和那种当教师的老处女的一般模式很相像，甚至还戴了一副眼镜。但她镜片背后的灰色眼睛是温柔的、无神的，她给人的一个总印象是羞涩而和蔼。她的声音同她的形象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它是柔和的，而且充满了甜蜜。她也穿着衬衫和裙子。〕

**密勒太太**（在她们出场时）叫他喝牛奶就像是——（她突然注意到那扇纱门半开着）天哪，瞧那扇门，他走了也不关上！这间屋子要给苍蝇住了！（奔过去关门）我跟他说了不知多少遍了——可他还那么干！简直是白费口舌！（她砰的一声关上门。）

**莉莉**（微笑）咳，你别指望一个男孩在七月四日还会想到关门这件事。（她很知趣地跑到书桌右前方的直背椅上坐下，把那些舒适的椅子让给别人。）

**密勒太太** 这都怪你，莉莉——常常替他说情。你要把他惯坏

·啊，荒野！·

了，也不考虑考虑我。（她坐到桌子右面的摇椅中）哟，我觉得得热，你呢？看来今天是一个火烧火燎的大热天了。（她从桌上捡起一本杂志摇扇着。）

〔这时，她的丈夫和弟弟出现在后间门口，两人都抽着雪茄烟。纳特·密勒将近六十岁，黑黑的皮肤，又高又瘦，肩稍微有点聩，头秃得很厉害；他的衣着虽很体面，但并没有能掩饰他那不修边幅的天性。他有一张长脸，脸形大而不端正，平平常常，可是他那对灰色的眼睛却是既敏锐又富于幽默感。〕

〔锡德·戴维斯，他的小舅子，四十五岁，又矮又胖，秃顶，有一张像童话中那个永远也不会长大的顽童那样的脸；他穿着的那套轻便服一度曾非常整洁、漂亮，可现在却褪了色，走了样。〕

**锡德**（在他们出场时）哦，我很喜欢这活儿，纳特。如果你了解那儿的门道的话，沃特伯里真是个奇妙而古老的开放城市。我在我讲的一个故事中开了个玩笑，使得那儿一班人简直乐不可支。沃特瓦根<sup>①</sup>——沃特伯里——滑铁卢！

**密勒**（露齿而笑）妙极了！

**锡德**（得意地）我自己也知道这实在是妙。（说着却显出一点儿闷闷不乐的样子，似乎有什么隐秘的烦恼）不错，你可以了解沃特伯里的生活，确实——也就是说，如果你在沃特伯里追求那种生活的话！

**密勒**沃特伯里怎么了？锡德？

**锡德**我是说像沃特伯里那样的生活方式很好——但绝没有什

<sup>①</sup> 洒水车。讲话者在这儿一连说出几个发音相近的词，以此取悦于人。

么地方能像家里那么好。

〔似乎为了打断他的话,走廊外面发出了一连串噼噼啪啪的响声,那是汤米为庆祝七月四日这一天的开始而放的一串鞭炮。房间里所有的人都是从他们的椅子上跳起来。〕

**密勒太太** 那孩子!(她朝那扇纱门奔过去,跑到走廊里)汤米!想想你爸爸怎么跟你说来着!把你的爆竹拿到后院去放,听到没有!

**阿瑟** (轻蔑地皱了皱眉)毛孩子!他那样做是为了吓唬吓唬我们。

**密勒** (苦笑)该死的孩子!不到天黑他就会把这间房子弄得烧起来。

**锡德** (笑着唱道)

“他们管邓诺叫什么  
但他了不起,就像罗斯——福。”

〔他们都笑了起来。〕

**莉莉** 锡德,你疯了!

〔锡德朝她笑了笑。密勒太太从走廊回到房中,依然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密勒太太** 好啦,我终于把他打发到屋子后面去了,这下我们可以清静一点啦。

〔仿佛为了和她唱对台戏似的,从屋子的左后面传来了鞭炮和横炮的爆裂声。在整个这一幕中,这种响声断断续续地传来,它们虽然没有第一次爆裂声那么响,但也足以扰乱他们的谈话。〕

**密勒** 哦,今天你们大家讨论些什么呀?锡德,你当然要和我一起去看参加巨人俱乐部的野餐啰。

·啊,荒野!·

**锡德** (有点为难)那当然,我的意思是很想去,纳特——就是说,如果——

**密勒太太** (用一种带笑意的怀疑的目光看着她的弟弟)哼!我知道巨人俱乐部的野餐常常意味着什么!

**莉莉** (以一种不自然的玩笑口吻插进来,以掩饰她那股热切劲儿)不,不是这一次,埃西。自从他的名字上了沃特伯里的报纸,锡德已变成另一个人了。至少昨天晚上他对我这样发誓来着。

**锡德** (避开她的目光,有点儿害羞——但以开玩笑的话扯开)如同积雪一般纯洁的人,那就是我。他们将要我当基督教妇女节制会的主席呢。

[大家都笑起来。]

**密勒太太** 锡德,你这个人真特别,什么事都爱开玩笑。但是你可得谨慎一点,听到没有?我们今天傍晚有一顿晚餐,你知道——那是用新鲜海货做的最好的菜肴,你从来没有吃过。但我并不希望你回家来——嘿,这一下你可不能一饱口福了。

**莉莉** 哦,我知道他今天一定会注意的。是吗,锡德?

**锡德** (更觉尴尬——以感情夸张的玩笑话来摆脱窘境)莉莉,我对你发誓,如果谁请我喝酒,我就要杀死他——就是说,除非他改变主意!

[除莉莉外大家都笑了;莉莉咬着嘴唇,面容呆板。]

**密勒太太** 和他说没用,莉莉。现在你心里应更清楚了,我们只能往最好处希望。

**密勒** 好啦,你们这些女人别再作弄锡德了。今天是七月四日,在这样的节日里,即使一个受压制的新闻记者也有权利过

得快活一些呀。

**密勒太太** 我想到的并不仅仅是锡德。

**密勒** (朝其他人眨眨眼睛)什么,难道你在暗指我曾经——

**密勒太太** 好吧,说句公道话,不,不是你真的要——但我已知道你从那个该死的巨人俱乐部的野餐会回来——嘿,我可不需要哪一只小鸟对我耳语,告诉我你除了到过井里外还去过什么别的地方!(她温厚地笑了,密勒也轻声笑起来。)

**锡德** (偷偷地朝态度呆板、默不作声的莉莉瞟了一眼——突然把话题转到阿瑟身上)你准备怎么样欢度七月四日呢,去划船吗?

[阿瑟一本正经地板着脸。]

**米尔德丽德** (取笑地)如果他不说话,我可以告诉你。

**密勒太太** (微笑)我想他要到兰德家去。

**阿瑟** (严肃地)我和伯特·特纳要带埃尔西和埃塞尔·兰德去划船,还要在草莓岛上野餐。今晚我在兰德家里吃饭。

**密勒** 那么,他们是请你客啰。你今天怎么过,米德!

**米尔德丽德** 我要到海滨的安妮·卡尔佛家去。

**阿瑟** (嘲讽地)那儿肯定不会有任何男孩到场的吧!譬如说,约翰尼·多德?

**米尔德丽德** (格格地笑着——然后娇媚地把头往后一仰)啐!我和他有什么相干?他又不是海滩上唯一的鹅卵石。

**密勒** 你们俩别再这样没完没了地开玩笑了。埃西,你和莉莉打算怎样消磨这一天?

**密勒太太** 我不知道。我没有作过任何打算。你有打算吗,莉莉?

**莉莉** (温和地)没有。随你的便好了。

·啊,荒野!·

密勒太太 那好,我想我们不如就这样围在一起坐着,休息休息,随便聊聊吧。

密勒 你们无论在哪一天都可以闲聊,但今天是七月四日呀。嘿,我倒有一个更好的设想。你们觉得坐小汽车出去兜风怎么样?我要把那辆比克开出去,环城兜上那么一圈,一直开到灯塔外面才回转。然后锡德和我就送你们回这儿,或把你们送到任何你们想去的地方,我们再去赴野餐。

密勒太太 这个我倒喜欢的。你喜欢吗,莉莉?

莉莉 这的确不错。

密勒 好吧,那就说定了。

锡德 (窘迫地)莉莉,想不想晚上和我一起去海滨观看焰火?

密勒太太 对了,锡德。你带她出去吧。可怜的莉莉老是和我一起在家里呆着,她从来就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莉莉 (激动而又感激地)我——我想去的,锡德,谢谢你。(然后脸上又露出一种担忧的神色)但是如果你回家的话,我就不愿意去——这你是知道的。

锡德 (又恼又羞——但还是用玩笑扯开,一本正经地)这样恐怕过于刻毒了吧,纳特。我可不愿意这样说你妹妹。

[他们都大笑起来。甚至莉莉也情不自禁地露出了微笑。]

阿瑟 (打趣地)听着,锡德舅舅。今晚你和莉莉姑妈在海滩边动手动脚,可别让我撞见——否则我就有责任去叫警察了!

[锡德和莉莉被阿瑟的这几句话弄得极为尴尬。玩笑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只有米尔德丽德想到这两个上了年纪的人还要卿卿我我时傻笑了一阵子。]

密勒太太 (训斥地)阿瑟!

**密勒** (冷冰冰地)行了行了,你在耶鲁大学进行的足球训练似乎把你的幽默感都磨钝了。

**密勒太太** (突然地——仿佛吃了一惊)理查德在哪儿?我们几乎把他给忘了。噢,那个孩子在哪儿?我记得他吃完早饭跟我们一起进来的。

**米尔德里德** 我敢断定他一定躲在什么地方为穆丽尔·麦科姆伯写诗,这个傻瓜!或者装作在写这么一首诗。我估计他正在抄——

**阿瑟** (回头朝餐室望了望)他还在餐室里看书。(回转头来——轻蔑地)我的老天,现在他老是看书。我可不愿意如此消磨节日的大好时光。

**密勒** (讽刺地)他读他的课本,你也觉得那么奇怪吗。这就是他在班上名列前茅的原因所在。我希望在你离开纽黑文之前,他们能让你懂得读书是一种好习惯。

**密勒太太** (严厉地)我想起来了,纳特。我早就打算告诉你理查德念的是些什么鬼书,你一定得找他好好谈谈——(她从椅子上站起)我现在就上去把这些书拿来,我知道他把它们藏在他那只衣柜的搁板上。你等着瞧吧,这都是一些什么——(她匆匆忙忙地向右后方跑去,穿过前客厅。)

**密勒** (对于他的妻子将会拿些什么书来显然毫无兴趣——对锡德抱怨道)我看直到晚上她也提不出什么证据来——(然后露齿一笑)不管怎么说,我知道那没有什么大不了。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想到那些书,我也会偷偷地躲到一边读起来。

**锡德** 我也一样。我猜想迪克正沉湎在尼克·卡特或科利尔老船长的故事中哩。

·啊,荒野!·

**密勒** 不,他早已过了看这种书的年纪了。他现在的嗜好是诗,我想——是爱情诗——还有社会主义,我可以从他那些激进的言谈中猜出这一点。(然后轻快地)嘿,不过说说他也好。(他叫道)理查德。(没有回答——他又大声喊)理查德。(还是没有回答——于是他大吼一声)理查德!

**阿瑟** (喊道)嘿,迪克,醒一醒吧!爸爸在叫你呢。

**理查德的声音** (从餐室中传来)哎,我来啦。

**密勒** 真该死!在他埋头读书的时候,就是房子塌下来,他也不会——

[理查德从后间走到了出入口,手里拿着他刚才读的那本书,一个手指还做着读到哪里的记号。他从另一个世界被唤回到现实中来,心里老大不愿意,甚至还略微有点惊慌。

[他将近十七岁了,刚从中学毕业。在外貌上,他将他父、母亲的长相融合得那么完美,以致他俩都认为理查德像对方。他有他母亲的那种淡棕色头发,也有他父亲的那种灰色眼睛;他的脸形不大也不小;身材也适中,不胖也不瘦。他不能算好看,但也决不难看。但是他确实和他的父、母亲有所不同。他的身上多了一些特别敏感的东西——一种心神不定的、忧心忡忡的、反抗的、羞涩的、梦幻的、自觉的成分。在举止上,他有时像一个单纯质朴的男孩,有时又像一个一本正经扮演角色的演员。他穿着预备学校的服装,这和阿瑟的大学制服形成了对照。

**理查德** 你叫我吗,爸爸?

**密勒** 我希望我能表达得更为明确一点。过来,坐一会儿吧。(他指了指他身边那张桌子右面的摇椅。)



**理查德** (走向前去——抓住这个机会表现他的专心——用一种不服气的态度辩解说)我没有听到你叫我,爸爸。我刚才是在另一个世界里呢。

[米尔德里德调皮地把脚伸出去,理查德绊了一下,差点儿摔倒。她得意地笑了起来,阿瑟也笑了。]

**阿瑟** 妙极了,米德!那样做才可以使他醒过来!

**理查德** (柔顺地笑着——现在完全像个孩子了)你真该死,米德!我要给点颜色你看看!(他将她推回到沙发上,用空着的手挠她痒,另一只手里还拿着书。她尖声叫喊起来。)

**阿瑟** 给她尝尝厉害,迪克!

**密勒** 好啦好啦,不要闹个没完。坐下,理查德。(理查德顺从地在桌子右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面对着他父亲)今天你打算做些什么?跟米尔德里德一起去海滨吗?

**理查德** (以一种不屑一顾的傲慢态度)那班傻姑娘的聚会!我绝对不去!

**米尔德里德** 因为穆丽尔不去,他也不去了。我敢断定,他和她已在什么地方订好约会啦。

**理查德** (羞得满脸通红)你给我住口!(然后对他父亲说)我想我还是呆在家里,爸爸——至少今天早上要在家里。

**密勒** 帮着汤米放爆竹吗,嗯?

**理查德** (挺直腰杆——态度严肃地)不是的。(接着又傲慢地皱起眉头)我不相信七月四日这种愚蠢的庆祝活动——所有这些关于自由的谎言——实际上现在根本没有自由!

**密勒** (眼里闪着光)哼。

**理查德** (更加兴奋起来)自由者的土地和勇敢者的家哟!他们应当称它为奴隶之家——雇佣劳动者被踩在资产阶级的脚